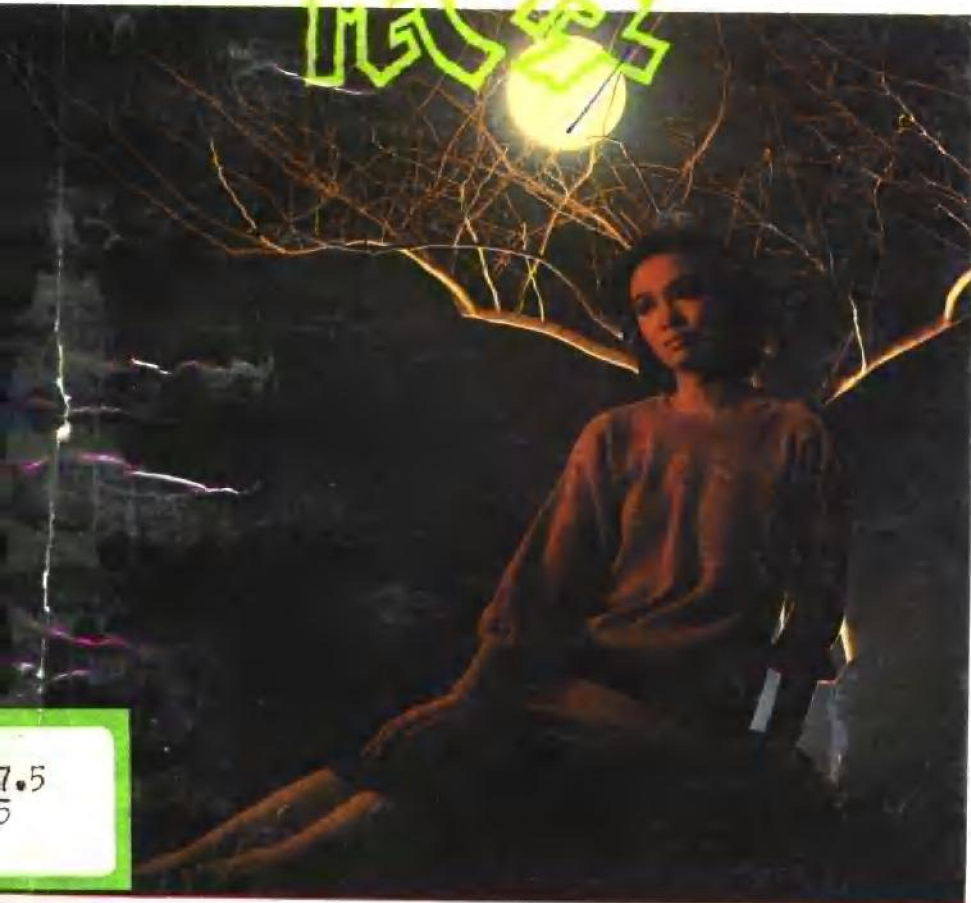


別後 依然

【台灣】毛琮英



7.5
5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别梦依依

毛琼英 著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5.875印张 185千字

1989年3月第1版

198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2,400

ISBN 7—80534—123—0

I·114 定价：2.60元

第一部

夜深了，林晓依在后阳台晒衣服。

把洗衣机脱得干梭梭的衣服一件一件拎出来，穿在红色的竹竿上，拿三角叉擎天一举，架上了钢架。清风徐来，一竿子的尿布、裤衫随风轻摆，两只袖子垂下来象在鼓掌欢呼。

秋夜的天空是宝蓝色的，一轮明月汪汪地缀着，那样光华四射的嵌在蓝丝绒上引人遐思，虽然只是斜对门一排公寓顶上的一角天空。但是啊！但是……

“维正，快来看！”

晓依禁不住对屋内的丈夫大叫。

“干嘛？”

丈夫匆匆走出来，手上还抓着奶瓶，浑身湿淋淋的，很是狼狈。

“小乖吃了？”

“吃个屁！吸两口就睡着了。这下好，这顿没吃，你宝贝女儿半夜又要起来吵，我明天上班又完蛋了。”

杨维正把奶瓶重重往洗衣机一摆，脸色青青的。但是随即就被晓依的细声软语融化了。

“别气啦！老爷，晚上我起来就是了，而且小乖又不一定真会吵。”

维正深吸一口气，掠掠头发。他是个长相体面挺拔，容易给人好感而且留下印象的男人。三十出头，正是由浮动迈向稳重的年纪，配着他线条分明，大眼高鼻的轮廓，菱角嘴形所透出的特有男人味儿，杨维正不折不扣是个有自己风格的男人。

林晓依则温婉可人，她是娇小的、甜蜜的，不顶漂亮，但是笑起来唇边一对浅浅的小酒窝，却能把女性的特质发挥淋漓。晓依二十六岁嫁给维正，二十八岁当了妈妈，八个月大的小乖给这对年轻的夫妻带来生活中更大的变化、起伏和乐趣，让他们走上传统的为人父母之路，也教他们学会了生命里更大的意义和目标。

“维正！”

晓依靠过去，把脸贴在丈夫胸前。

“嗯？”

维正用手环着她的肩，声音也温柔了。

“看，月亮，好美！”

晓依用手指着，两人沉默了，也回味着。想起热恋时花前月下的好时光，竟然都远了，时间真是一切的公敌。婚姻褪去了恋爱时的激情，沉淀下来的平实应该是心中流泻的温暖吧？虽然婚姻的甜蜜和热恋的甜蜜不同，晓依还是满足快乐的。

“记不记得那次露营？”晓依问。

“怎么会不记得！”维正笑了。

他们感情的增进应该拜那次露营之赐。两人其实早就认识的，晓依的哥哥晓国和维正是大学同学，虽然他们在台中

念书，但是寒暑假的时候一定往台北晓依家跑。那些年，总有一大票十来个男孩在林家吃喝、包水饺、开舞会、拱猪、桥牌，甚至十三张也不放过，晓依父母都是民主作风的人，只要不过分，随孩子们怎么闹，因此，一到假期林家总是高朋满座，象一壶烧沸的水，全是声音。

晓国大一的时候，晓依还高二，开始要K书了，对这些男孩没工夫搭理，他们也没把她放在眼里。等他们大三，她也进了大学，烫起头发有模有样了，这才显得重要起来。

那次露营就是在晓依大二上，维正大四的时候举行的。晓依找来班上的女生，晓国拉来他那些死党，说是毕业露营，一共二十个人，男女各半的到坪林黄桢皮寮玩。

应该就是那晚的月光，烘托出那种诗意绝美的浪漫气氛吧？他们扎营在溪边，背着山谷，朝着溪水。晚饭后，月光照着一山的亮，一水的明媚，甚至不用起营火，拿手电筒，他们就放了音乐，大伙跳起舞来。也是这样初秋的天气，山里面有野薑花的淡香，有不逼人的寒意，有Lobo迷人的抒情歌声，大家踩着四步的拍子，全都要醉了。

那夜配成了四五对，但是真正步入礼堂的只有维正和晓依，其他不是男的出国变心，就是女的在男的服兵役时换了心上人，都不得圆满，只有维正和晓依长跑了七年，最是难能可贵，也最受祝福。

他们结婚的那天，还在台北的几个人都来了，算来算去也只剩下八个人，晓国已经赴美念电脑，曾经和晓国热恋的美嘉正怀着七个月的身孕，做了有钱人家的少奶奶，其他结婚的结婚，单身光棍身心受创的不在少数，大家嘴上不说，

但是心底都不胜歆吁，那种全无负担，眼里只有欢笑的日子毕竟过去了。

美嘉一度是晓依心中嫂子的理想人选，她抓着晓依戴着白手套的手，紧紧一握：

“晓依，我真羡慕你！”

晓依忍不住热泪盈眶，美嘉和哥哥之间的曲曲折折，她其实是最清楚的。她怎么和晓国由爱而闹，由闹而僵，最后变得不可收拾，哥哥心横出国，美嘉泪洒机场，而后接受家中安排，相亲嫁人……这个故事真是说不完。美嘉婚后并不幸福，晓依也是从几个死党处知道的，能怎么说呢？一切只能归结于命运啊！

想到这里，晓依益发觉得自己的幸运和幸福，嫁了维正这样顾家爱她的好丈夫，生了小乖这么漂亮乖巧的女儿。维正在电脑公司当程式设计师，收入不恶，她在一家女性杂志任编辑，薪水固定，两人用积蓄买了正在盖的公寓房子，也计划购车，所有的目标都在逐步实现，靠他们自己的智慧、自己的能力，无论精神物质，她都是这样富足。晓依仰天遥望，虽然公寓遮住了视野，看得不远，但是天知道她是多么心存感谢！多么满足！

今晚的月光和露营那天一样皎洁，一样明亮。她和维正的感情也该如此历久而弥新吧，晓依环住维正的腰，紧紧地偎在他怀里。

“小傻瓜，你又怎么了？”

维正懂得他这个娇妻，在精神上仍是浪漫唯美，不管她有多大岁数，她总是忽然没来由的对她温存体贴，把他侍候

得象个太上皇，这也是他们感情好的原因吧？晓依懂得男人心理，永远知道他需要什么，小至食衣住行，大到思想行为，晓依手中都有条无形的线，在牵拉着他。维正心里明白，晓依不是刻意要绑住他，这条线应该是爱的线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有时候做女人手中的傀儡，也是另外一种幸福。何况，晓依的出发点都是爱他、为他好呢。

维正一把抱起晓依，晓依惊叫起来：

“干嘛！邻居会看见的！”

维正笑了，露出漂亮整齐的白牙：

“这么晚了，谁看！而且看见也没关系，你是我老婆，合法的。”

晓依把头藏在维正怀里，爱娇的轻拍他结实的胸脯。

维正抱着晓依走进卧室，把她放在床上，身子就要往下压。

“明天要早起，上班哪！”

“从此君王不早朝。”维正不怀好意地笑。

“等一下！”

晓依坐起身，走到床边看在小床里的小乖，八个月大的小乖趴着熟睡，小脸大半都压在床垫上，只露了半个紧闭的眼，嘟起的小嘴巴，胖脸颊贴在被褥上，让人忍不住要去亲她。

晓依先亲了，维正随后，两人合力再把小被子拉好，而后相视一笑。

晓依到梳妆台前梳了头发，抹了些香水，维正熄了灯。窗外的月光洒下一片清辉，微风吹动了白底缀着小花的窗

帘，一荡一荡，荡到了花心。天上一颗小星闪了一下，似乎也在笑着，笑这充满悲喜哀乐的人间。

2

将睡未睡的时候，宋宝绫隐隐听到楼底下有人说话的声音。音量低，但是一句一句听得很清楚。

男的说：“就这样了，以后谁也别来惹谁。”

女的哽咽着，费力的争辩：“总还会有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”

“我是说，我们……还可以是朋友。”

“别骗自己了，我们这样还能当朋友吗？拜了就拜了，拖拖拉拉对谁也没好处。”

接着是一阵沉默，宝绫下意识地侧耳倾听，却什么也没有了。她开亮灯下了床，暂时没法睡了。也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，楼下的人立刻有了反应，脚步声逐渐远去，倒象为他们的故事加了删节号，一步一个点，藏有无限可能，无限惆怅。

这世界的事都是这样的。谁知道谁的结局是怎样的呢？男男女女，纷纷扰扰……

她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电子钟，一点半了，该死，她十一点上的床，竟然到现在还没睡着。回国来快一个礼拜了，时差早能适应，不能适应的恐怕是将要面对的事情所带来的情绪波动。

这扰着她夜夜不能好眠，她又不愿意靠药物来解决，曾经那样艰苦难堪的日子都熬过了，还有什么不能应付呢？

宝绫走到梳妆台前，抓起发梳用力的刷着那一头披肩长发，镜子里显出她的模样，三十岁的女人不会有一张焕发的脸，但是眉眼的倔强，嘴角的自信，鼻翼的冷静却也不是一般女人能轻易拥有的。裹在软纱淡紫小花睡衣的身材十分匀称，属于东方女人的柔软、弹性是宝绫最有魅力的部份，也是她虽然有了孩子，仍然受到追逐的主因。

她在纽约一家拥有跨国企业的服装设计公司任职，虽然还不是名牌设计师，但是许多白人挤破头都不一定能进去，宝绫拥有一席之地，足可证明她的才华出众。

或者就因为才貌双全吧，同事保罗曾对她表示好感，一位华裔的工程师李大卫也常借机和她接近。她的邻居，从台湾移民过来的杜先生则经常送花给她。

这栋房子就是杜先生的。他知道宝绫要回台湾度假，几乎是“恳求”她借住他的房子。他说得好：

“我这房子一直想脱手卖掉，但是价钱不合适，就留着回台湾度假用，你这次回去，刚好可以替我看房子，怎么样？拜托！拜托！”

杜先生对她的事虽不是全盘清楚，然而总也了解个七八分，她自己从没有对他提，或者是母亲偶然间透露给他的。

宝绫一直没有心谈感情的事，和山姆分开以后，她专心于事业，专心在强强身上，让自己的每分每秒都填得满满的，这样才能忙以忘忧。

宝绫打开冰箱，为自己倒了一杯果汁，轻轻啜着。这种

感觉倒象在美国的家，有多少夜晚，她都是在深夜无法入眠的时候自斟自酌，让酒精麻醉自己；现在不了，喝酒只会误事，她花了相当的时间精力，多少痛苦的体验才懂得了这句话，她再也不轻易尝试了。

今晚的月光真亮，宝绫走到窗边，凝视那一轮皎洁的明月。夜色也美，从窗口望过去，这世界好象透明了一样，包着一层玻璃纸，所有的光从纸里透出、匀散，也象电影里的镜头，美而失真。

当年也是在这种美而失真的情况下，迷失自己的吧？宝绫无限感慨。没想到就因为一时的无知，不懂控制，让自己这样悠悠忽忽的过了十二年。受到的处罚不能说不大，她已经从这里得到教训，可是另外那个人呢？他完全不知情，完全过着他幸福快乐的太平岁月，他是不是也该尝尝她所受的痛苦？

这些年，宝绫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。事情是两个人做的，结果就该两个人承担。他凭什么逍遥法外？

唉！可是……宝绫一个失神，手里的玻璃杯跌落在地，碎了。果汁溅了一地。

阳台的落地玻璃窗映出她的样子，惊惶失措的站在厨房中央，无助又慌乱。宝绫忍不住哭了，哭出了声。她好想强强，只有看到强强，她才会觉得她并不孤单，强强现在在学校里吧？有外婆照顾，他不会有问题的，临行前，她答应过强强，会尽快回家，给他带来惊喜。

过了好一阵，宝绫才把自己的思绪收拾清楚，她回到卧室，在皮包里取出记事本，翻到那页，上面的名字、电话、

地址，她已经不知道看过多少回了，倒着背她都会。

这是杜先生前次回台湾来托人打听出来的，当宝绫第一次把这些资料写在本子上时，她整个人都快崩溃了。虽然她在杜先生打听他之前，已经下定了决心要这么做，可是一旦他真真实实的用这样的方式介入她的生活，宝绫几乎无法再按照平常的频率度日。

以前，他只是个记忆，一个模糊的影子，不那么明确的存在。可是，知道他的地址、电话，就象他活在她的四周一样，突然变得真实起来。

宝绫燃起一支烟来平息自己激动的情绪。反正无论如何，她远迢迢地从美国飞来，目的就是要见他，要告诉他这些年她是怎么过的，告诉他一切。也许，扰乱了他的生活，给他的家庭带来无穷的怨恨、泪水，但是，管不了这么多了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

宝绫躺回床上，熄了灯。黑暗里，只看见她亮亮的眼睛瞪着天花板。明天！宝绫心里想，明天！杨维正，我们要见面。

3

台北早晨的脚步是紧张匆忙的。干练的职业妇女必须快捷俐落的运用时间，在短短一个钟头里打点一切，漱洗、料理早餐，把孩子弄清爽，再侍候老公上班。

林晓依在做这些例行工作上毫不含糊，烧开水、烤面包的同时，她喂好了小乖的奶，又把阳台种的一些花花草草都浇了水，加上肥料。维正穿好了衣服，火腿三明治也上桌了。

准七点五十分，他们把小乖送给隔壁巷子的刘奶奶家寄养。刘奶奶六十不到，人很精神，脾气也好，家里的子女都大了，出国、结婚，手边正需要个小把戏解闷，小乖三个月大就给她带，刘奶奶视如己出，宝贝心肝的叫，连刘爷爷也疼，让维正夫妇庆幸不已。

而后维正骑着他的伟士牌送晓依一程，晓依自己再换公车到办公室，刚好赶八点半的车。打完卡，再一屁股坐上自己的位置，咚一声，生活其实很有节奏呢！

今天早上要开例行的编辑会议，主管老爷们都来了。社长、总编辑、主编、助编满满坐了一桌子。

晓依当纪录，不知怎地心不在焉，大家一个一个报告，她就在记录本上零零乱乱地写着。有人做最近的市场分析，有人检讨同类刊物的优劣利弊，有人提出新点子新构想……轮到晓依发言，她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我觉得我们杂志一直缺少服务性的专栏，似乎……可以在这个范围……多考虑一下。”

总编说了：“林小姐能不能再讲具体一点？”

“我是凭直觉，我觉得现在的妇女也有许多属于现在的问题要解决，育婴、生理知识、化妆美容这些事其实都有专书介绍，可以不必占太多篇幅，反倒是些心理问题应该多给她们管道，让她们有地方诉说，有人帮她们解决。但是用什

么具体的方式，我想让大家一起讨论，可能更能想出适合的方法。”

晓依瞥见坐在斜角上的主编惠蓉向她翘起大拇指。

果然，她这个提案引起重视。大家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，最后总编辑做结论：

“我们在内容上把生理育婴专栏略做减少，但是化妆美容跟随流行，是一种fashion，少不得。以后要用更精美的图片、更巧的心思做设计。至于晓依说的心理服务专栏，我们今后分头联络几位这方面的专家学者，听听他们的意见，看能不能设计一些实破现形窠臼的新专栏。”

总编辑宣布散会，大家喘了口气。晓依到饮水机喝水。惠蓉走过来：

“我受不了，我要和他离婚。”

晓依看看她，摇摇头：“蓉姐，这话我已经听了N遍了。”

“这次是真的。你刚才的话说到我心坎里了。我心里的结需要疏通管道。你就是我的管道。”

惠蓉有一张历尽沧桑的脸，她十六岁开始恋爱，二十四岁嫁人，现在三十五了，爱过三个男人，每爱一次都要死一次，人一天一天萎衰，自知却不自惜。晓依大学毕业后就进了这家杂志社，和她同事迄今，也六年多了，对她了解够深。惠蓉在工作上的表现可圈可点，称得上干净俐落不让须眉，可是不知怎地，一碰上感情的事她就完了，连吃败仗又执迷不悟。

晓依听得惠蓉的开场白：

“我们的婚姻开头就错了，结婚的时候我以为会爱他一辈子，那时候真是爱得疯狂，要死要活的，现在呢？和他同在一个屋檐下吃饭睡觉都变得很可笑……”

“可是，你们有两个孩子啊！”

“孩子固然重要，可是父母感情不好，成天吵，一样影响孩子啊！”

惠蓉恨恨地走回自己座位，打开抽屉掏出烟来叼在嘴上。

晓依不置可否，跟着也走回了惠蓉前面自己的座位。

她桌上用玻璃瓶子养了好些万年青一类的室内植物，正生得旺，嫩绿的叶子随着卷曲的枝茎一片一片透着光，看看也应欣喜。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些慌乱，刚刚开会时自己会发表那些谬论也是奇怪，她向来不做没有把握的建议，刚才那番话听来振振有词，其实全不切实际，谁不知道心理问题的重要，只是现阶段每家杂志都遭遇相同的困境，瓶颈不易突破。所有涉及到心理层面的专栏，都采用书信回答，再怎么设计仍是纸上谈兵，失之空泛。那个学者专家能解决惠蓉的心理症结呢？理论往往是一回事，真实情况又是一回事，可是晓依却看过太多只会套公式的学者专家。总编辑对他们迷信，她可不。但是晓依自己一时也想不出有什么好法子能就心理问题做立体设计，所以说刚才说的全是废话。唉！

晓依甩甩头，把桌子上一叠资料摊开来，今天要发好几篇专栏稿，韵律操的、发型的、生活小品……先叫打字行来拿字。

惠蓉在背后叫她，喷过来一阵烟：

“中午请你吃饭。陪我聊聊。”

“你心情不好，我请吧！”

“哎，跟我比起来，你实在太幸福了。晓依，我有时好嫉妒你。”

晓依听着不忍，惠蓉已经够得天独厚了，在学校的时候，是跻身校花级的美女，而后结婚、生子、事业有成，她过的是被人捧在手心的生活，无奈为情所困，所嫁非人，整个世界便都改观了。

“其实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谁也别羡慕谁，看表面是看不准的啦！”

“你就是会安慰人，别人看表面也许有误，你啊，我还不知道吗？杨维正这种好男人天底下能找到几个？”

想到丈夫，晓依心底流过一阵甜蜜，嘴角的小酒窝又露出来。

总编辑从总编室踱出来，手里拿着几份外国杂志。

“惠蓉啊！来一下。”

惠蓉捻熄了烟，快步过去。两人进了总编室，晓依给打字行打了电话，顺手又看了几篇读者的投稿，四篇里只有一篇勉强可用，但是还是要动手术，照以前的习惯，她马上就操笔改了，但是今天就没有心情改下去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
哪里不对呢？晓依侧着头想，今天很好啊！窗外是秋高气爽的蓝天，铺着地毯的办公室气派大方，几位美术编辑都穿着最时髦的衣饰，让人眼前一亮，她们开的F M流泻一室轻软的音乐，自己桌上的万年青又冒出一枝嫩叶，一切不都是